

#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老年经济的理论机制与产业模式研究

冯雨瑄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经济管理系, 北京 海淀 110108)

**摘要:**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与市场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发展老年经济既是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平台载体,为老年经济突破传统发展瓶颈提供了全新路径。本文立足数字消费与数字服务的核心范畴,从数字经济的技术特性与价值逻辑出发,探讨其赋能老年经济的内在机理,剖析数字经济视角下老年经济产业模式的重构方向,提出通过场景数字化、服务个性化、价值多元化升级,推动老年经济从“物质供给导向”向“物质与数字服务协同导向”转型,以期为我国老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逻辑支撑。

**关键词:** 数字经济;老年经济;赋能机制;产业模式;人口老龄化

## 一、数字经济视阈下的老年经济发展理念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结构转型与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与老年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的趋势相互交织,如何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转化为老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界与产业界广泛关注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我国老年经济<sup>1</sup>发展以传统实物供给和基础服务保障为核心,存在供给同质化、服务效率低、需求匹配度不足等短板,难以适配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和精神追求。本文跳出狭义的“养老产业”认知,立足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与发展规律,从数字经济的价值特性、技术逻辑出发,对数字经济视阈下老年经济的发展理念进行系统性剖析,为老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构建理论框架。

### (一) 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与核心特征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支撑,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两大发展主线,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经济活动全链条。其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打破传统经济的时空限制与资源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产业业态的跨界融合与价值创造的多元延伸。与传统经济形态相比,数字经济具有三大核心特征,这也是其能够赋能老年经济的核心基础。

其一为跨界融合性。数字经济能够打破产业、行业、场景之间的边界,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对于老年经济而言,这种融合性可实现养老服务、健康医疗、文化娱乐、金融理财等多个领域的互联互通,例如通过一个数字平台整合老年体检、远程问诊、康养课程、社交互动等多元服务,构建“一站式”老年生活服务生态,彻底改变传统老年服务“碎片化”“分散化”的供给格局。

其二为需求精准匹配性。数字经济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精准捕捉用户的行为偏好、需求特征,实现“以需定产”的个性化供给。老年群体并非同质化的消费群体,不同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的老年人需求差异显著——低龄老年人注重文化娱乐与自我实现,高龄老年人侧重健康护理与生活照料,失能老年人依赖专业医疗与康复服务。数字经济通过对老年群体的需求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可针对性地提供定制化产品与服务,破解传统老年经济“一刀切”的供给困境。

其三为边际效益递增性。数字经济的产品与服务具有“一次开发、多次复用”的特点,其边际成本随规模扩大持续降低,边际效益则不断提升。老年经济的服务对象规模庞大,数字经济的这一特征能够有效解决传统老年服务“成本高、覆盖窄”的问题,例如线上老年大学的课程资源,一旦制作完成,便可无限次向老年群体开放,既降低了服务的单位成本,又能让更多偏远地区、

**作者简介:** 冯雨瑄(2006-),女,本科,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专业。

低收入群体的老年人享受到优质服务，实现老年经济的普惠化发展。

## （二）数字经济视阈下老年经济的核心内涵重构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支撑，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两大发展主线，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经济活动全链条。其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打破传统经济的时空限制与资源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产业业态的跨界融合与价值创造的多元延伸。与传统经济形态相比，数字经济具有三大核心特征，这也是其能够赋能老年经济的核心基础。

其一为跨界融合性。数字经济能够打破产业、行业、场景之间的边界，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对于老年经济而言，这种融合性可实现养老服务、健康医疗、文化娱乐、金融理财等多个领域的互联互通，例如通过一个数字平台整合老年体检、远程问诊、康养课程、社交互动等多元服务，构建“一站式”老年生活服务生态，彻底改变传统老年服务“碎片化”“分散化”的供给格局。

其二为需求精准匹配性。数字经济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精准捕捉用户的行为偏好、需求特征，实现“以需定产”的个性化供给。老年群体并非同质化的消费群体，不同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的老年人需求差异显著——低龄老年人注重文化娱乐与自我实现，高龄老年人侧重健康护理与生活照料，失能老年人依赖专业医疗与康复服务。数字经济通过对老年群体的需求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可针对性地提供定制化产品与服务，破解传统老年经济“一刀切”的供给困境。

其三为边际效益递增性。数字经济的产品与服务具有“一次开发、多次复用”的特点，其边际成本随规模扩大持续降低，边际效益则不断提升。老年经济的服务对象规模庞大，数字经济的这一特征能够有效解决传统老年服务“成本高、覆盖窄”的问题，例如线上老年大学的课程资源，一旦制作完成，便可无限次向老年群体开放，既降低了服务的单位成本，又能让更多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的老年人享受到优质服务，实现老年经济的普惠化发展。

## 二、从数字经济视角观察当前我国老年经济发展

从数字经济的视角看，我们认为，将围绕全面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数字需求与发展需求的一切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活动，称之为老年经济更为恰当。这不仅包括生存层面的数字化养老保障，也应包括生活层面的数字价值实现；不仅包括数字服务业，也包括其他数字关联产业；不仅包括老年人的数字消费，也包括老年人参与数字生产的各类活动。近些年来，我国老年经济在数字技术的渗透下取得一定发展，但整体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数字赋能的深度与广度均有不足。对此，各种研究报告、论文多有提及，不再赘述。在此，主要运用数字经济的思维，研判我国老年经济发展的差距与不足，探索数字赋能背景下的后续发展之路。

### （一）基础数字服务供给尚存短板，高层次数字需求供给尤为匮乏

当前我国老年数字经济市场正处于快速扩容阶段，市场需求随中老年网民规模增长持续释放，但有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始终存在。在供给结构上，面向老年人的数字服务呈现明显的“重基础、轻高端”特征，智能终端适老化改造、基础线上办事缴费、简单视频通话等基础服务供给相对充足，而数字健康管理、个性化数字文化体验、高品质数字社交互动等高层次服务供给严重缺位，难以适配老年群体需求从“基本数字生存”向“品质数字生活”升级的趋势。

现实中，“数字鸿沟”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部分老年人因缺乏数字技能，无法熟练使用智能设备享受线上服务，与周边数字化生活场景形成鲜明反差，相关问题屡见报端。这从侧面反映出，国内市场对老年数字休闲、数字文化、数字娱乐等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开发滞后，未能及时响应老年人日益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反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数字养老服务体系更为成熟，科技企业会针对性设计老年专属数字服务方案，日本的老年智能康养平台可实现健康数据实时追踪与远程问诊，德国的老年数字社群能提供兴趣交流、技能学习等多元服务，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的数字生活。而国内除少数社区零星开展老年数字技能培训外，多数老年人的数字生活仍局限于看视频、刷新闻等基础操作，高层次数字需求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以老年数字文创产品为例，在数字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面向老年人开发的数字书画、虚拟纪念藏品等品类稀缺，难以满足老年人对个性化数字文创产品的需求。

### （二）更多从生存层面着手，从“数字生活”层面着眼不足

在老年数字用品研发与供给上，国内企业的关注点高度集中于医、养、住、行等基本养老领域的数字化适配，老年智能手环、智能血压仪、适老化手机等产品虽已面市，但普遍存在功能单一、智能化水平偏低的问题，中低端产品扎堆，缺乏核心竞争力，高端智能养老设备仍依赖进口，价格门槛较高，普通老年人难以承受。

从老年数字养老地产的发展来看，理想状态下应是集智能居住、数字康养、虚拟文旅、在线娱乐、远程社交于一体的综合业态，核心在于完善的数字配套服务与增值体验，而非单纯的老年公寓建设。但目前国内多数养老地产的数字化改造流于表面，仅以安装智能监控、实现线上缴费为主要内容，产业整合能力薄弱，缺乏全流程数字开发理念，“硬件堆砌、软件缺失”的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专业化数字服务人才短缺、智能化服务能力不足，多数老年人在养老社区内的数字生活仍以看视频、刷新闻为主，数字生活的丰富性与品质感严重不足。

在消费类数字产品领域，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全面渗透，老年人对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数字娱乐等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但国内市场的供给始终未能跟上需求步伐，老年智能厨房设备、专属娱乐终端、虚拟陪伴设备等产品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对比来看，日本松下公司早年间便推出老年智能家居系统，实现语音控制家电、远程求助等功能，市场接受度较高；韩国三星公司的老年专属平板设备，凭借大字体、简易操作界面及内置的健康咨询、兴趣社群服务，深受老年群体青睐。此外，在老年数字美妆、数字服饰领域，国内也缺乏针对性开发，数字美妆体验产品稀缺，虚拟试穿、个性化定制等服务种类有限，市场选择空间狭窄。即便部分旅游平台推出“银发数字文旅”线路，提供虚拟景区游览、线上讲解等服务，也因缺乏专业化数字配套、同质化竞争严重，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 （三）更多从老年人的数字消费出发，而对老年人的数字生产关注不足

劳动创造价值，参与社会劳动、实现自身价值是人的内在需求。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生产成为社会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技能与认知，在数字生产领域仍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当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相对固定，而随着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大量50—70岁的老年人仍处于劳动能力旺盛期，尤其是脑力型、技能型劳动者，更是迎来了数字生产的“第二黄金期”。

但现实情况是，多数老年人退休后便退出社会生产领域，仅依靠养老金与积蓄生活，成为单纯的数字消费者。这种状态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不少老年人因退休后脱离社会劳动而陷入焦虑、空虚，进而导致健康状况下滑。事实上，许多老年人退休后仍有发挥余热的意愿，希望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充实生活、实现自我价值，而非单纯享受养老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更为成熟，老年人退休后参与数字生产的现象十分普遍，或从事数字兼职、或参与线上咨询、或投身数字内容创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老年数字就业生态。而国内老年人参与数字生产的渠道十分有限，仅少数人通过自媒体创作、线上经验分享等方式参与数字生产，绝大多数老年人缺乏参与数字生产的平台与机会，其数字生产价值未能得到有效释放。

### （四）宏观数字扶持政策陆续出台，但配套法规、制度和标准还不够完善

21世纪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老年经济的融合发展，先后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增老年数字权益保护相关内容，出台《“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关于推进新时代老年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推动老年经济数字化转型、强化老年数字服务供给、促进养老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要求。

但从政策落地效果来看，现有政策体系仍存在明显短板，配套法规、制度与行业标准的不完善，导致部分政策难以有效执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老年数字产品质量标准与数字服务规范，老年数字消费市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水平高低不一的问题突出；老年数字信息安全保护相关法规缺失，老年人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问题频发，严重损害老年人的合法数字权益。

总体而言，由于政策法规、制度标准与监管体系的不完善，我国老年数字经济市场存在发展无序、供需失衡等问题，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在推动老年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尚不清晰，各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足，部分政策措施

难以落地见效，未能形成推动老年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合力。

### 三、数字经济赋能我国老年经济发展的路径建议

在数字经济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背景下，我国完全具备将“老龄化挑战”转化为“老年经济发展机遇”的基础和条件。从数字经济的视角，笔者对老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 （一）健全数字养老法规制度与标准体系

西方发达国家在老年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法规、制度标准方面较为完善。以日本为例，除基本法律制度外，在产业政策层面持续出台适配数字时代的养老政策，后续又推出老年数字服务推进战略、智能养老设备规范等文件；在行业标准与监管层面，较早颁布智能养老设施运营指导方针，建立数字养老服务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要求养老机构定期上报数字服务运营数据接受政府监督，还设立“数字养老服务认证委员会”，对养老机构的数字服务、老年智能产品及其厂商进行符合性认证，这些举措极大推动了日本老年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经验，结合国内发展现状，我国急需完善数字养老产业制度标准。一是健全完善数字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在国家顶层规划框架之下，抓紧出台具体配套政策，特别要重点关注数字养老领域的融资、土地、税收、产业组织等关键要素，出台详细的优惠和鼓励措施，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数字养老产业，同时将数字养老产业纳入城镇化发展战略和规划，持之以恒推进发展。二是加快数字养老产业法制建设，针对老年人数字福利、数字健康、数字就业、数字保险等全方位领域，加快立法修法，构建完善的数字养老法律保障体系，为老年人参与各类数字经济活动提供法律保护，为各类数字养老产业运营主体明确标准规范，为老年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三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养老产业标准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针对老年人数字行为习惯、数字需求特点等，制订国家老年数字用品分类目录、老年数字服务分类目录及标准，让各个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有标准可依；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协助政府制订行业发展政策，强化行业自律，促进数字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 （二）全面发展老年数字文化娱乐产业

随着我国知识型老年群体的增长，老年人的自主意识和自我关注逐渐增强，消费观念也正发生重大变革，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基本物质生活，而是更加强调数字化、个性化、潮流化的精神文化追求和享受。

一是要积极发展老年数字文化教育。当前我国老年数字教育平台数量逐步增多，学习人数持续增长，但多数平台仍停留在休闲型数字教育之上，有的甚至沦为“线上棋牌室”，并未真正从社会层面关注老年人的数字发展需求。我们认为，老年数字教育平台不应只是一个休闲娱乐场所，更应该是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社会生活之间的纽带。老年数字教育应在承接传统的书法、绘画、舞蹈、音乐、戏曲、厨艺、手工艺等数字化教学基础之上，加入计算机应用、移动互联网、数码摄影、智能设备操作等更具时代气息的教学内容，并在教学方法上引入影视教学、互联网教学等先进模式，使老年人接触社会发展新知识、新事物，拓宽与年轻人之间的交集，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环境。

二是发展老年数字休闲娱乐产业。特别是在信息化、智能化浪潮中，如果针对老人开发的各类数字产品匮乏，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数字代沟”将越来越大。因此，围绕老年人追赶时代需求、个性化需求开发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具有广阔空间。譬如，可以专门为高龄人群开发的老人手机，要求字体大、按键大、响铃音量大，具备噪音抑制功能，发生意外时还能快捷报警并自动发送信息给亲友等；还可开发老年专属短视频平台、虚拟娱乐社群、线上兴趣社团等产品，只要市场能够提供适合的项目，老人们将不只会广场上跳舞，也可以成为线上K歌达人、虚拟游戏爱好者，甚至变身网络购物达人、数字内容创作者。

三是发展老年数字旅游产业。随着我国传统家庭结构逐渐瓦解，国内“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许多老人身体状况较好，而且有消费能力和时间，对数字旅游、虚拟游览的意愿很高。对此，可以针对老年群体大力发展数字旅游项目，譬如打造虚拟旅游目的地，在平台上全景呈现全国各大旅游景点，配备专业的数字导游并可提供在线讲解服务；在环境优美的旅游胜地，还可以搭建数字养老度假村线上体验平台，提供周到的数字导游、生活和医疗保障预约服务，既能让老人实现

线上休闲度假，也能为线下实地养老旅游提供参考，成为社会养老的重要补充。

### （三）运用数字金融工具推动养老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股东自有资金，通过预售、会费等方式先期收回部分投资，随后再通过运营利润来逐步收回成本。由于我国养老市场还不成熟，盈利能力不足，也影响了社会对养老设施的持续投入，带来了前文所说的养老床位不足、数字养老设施配备滞后等问题。作为产业发展助推器、加速器的数字金融服务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上应发挥更大作用。反观美国，其老年经济不仅实现了蓬勃发展，而且基于养老资产的数字金融工具扮演了重要的财富整合角色。究其原因，正是美国养老产业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的运作模式，现代数字金融服务业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美国，养老产业项目通常不是投资商或者运营商独立开发，数字金融机构、私募投资基金以及房地产投资基金等都会深度介入，将建成的养老资产数字化整合后，租赁给运营商，每年只负责收取固定收益的租金，其他费用均由运营商来承担。同时，数字金融机构凭借稳定、风险最小的租金收益在资本市场受到投资者的认可和追捧，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不断发展壮大。

借鉴美国养老数字金融的经验，我国亦可依托数字金融工具设计出适合国情的养老资产运作模式。首先，可由专业的养老机构明确需求，确定养老项目的所处区位、设计理念、管理模式等等，由开发商进行开发和建设，并和数字金融机构达成约定购买的协议。养老项目完成之后，数字金融机构发起针对此项目的数字金融产品，向社会募集资金，并提供一个最低收益的担保承诺。资金募集完成之后，数字金融机构向开发商购买养老项目资产并长期持有，同时交由专业的养老运营商运营，根据投资人资金数量收取固定金额的租金作为投资者最低收益的来源，并做出隔离经营风险的制度设计。扣除租金之外的经营性收入，绝大部分交由养老运营商分配并由其承担全部风险与成本，一小部分作为数字金融产品投资者的浮动收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作为土地业主方，应在土地出让金、租金和税收方面予以减免，但可从养老运营商的经营收入中获得税收收益。通过这种模式，使得融资、开发、运营等环节主体以及政府等，都在养老项目运作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实现业务环节细分，并分摊风险、共享收益。

### （四）积极探索发展数字庄园养老经济

笔者认为，根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居民收入情况，可以把中国的养老市场划分为两部分：第一是民生养老，主要针对农村老人及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以政府或社保补贴为主，并根据运营成本收取少量费用，解决该部分老人的基本物质生活；第二是数字庄园养老，主要针对城市中高端收入人群，瞄准其对高品质数字生活的追求，打造环境优美、数字服务完善的养老庄园，提供优质的增值服务，这也是未来发展养老经济的关键支撑点。

目前，不少中产阶级退休后，都喜欢“上山下乡”，体验田园生活，这为数字庄园养老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特别是相关政策对农村土地权益进行了改革，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并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为我国发展数字庄园养老经济扫除了制度障碍。数字庄园养老的重点是在传统的“衣食住行”基础上加上“数字服务”，围绕满足消费者的数字需求，通过附加数字化服务、创立数字品牌、体验式数字消费、定制化数字生产等等，不断创造更多的数字价值，以此作为增值盈利的核心。

庄园可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信息化和庄园化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的数字安居功能：可以在庄园设计、景观布置上融入江南风景、欧洲风情等元素，通过线上空间再现创造价值，打造数字旅游观光地；可以把现代数字农业引入庄园，为老人们提供耕耘劳作的数字化体验环境，营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同时把数字教育产业、医疗保健产业等搬入庄园，为老人的精神需求、医疗需求提供周到优质的数字服务。数字庄园养老一方面可以把城市的富裕人群分流到农村去，带动农村发展第三产业，有助于缓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在当前财富管理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高档数字养老庄园能够扮演新的角色，成为数字财富管理的重要载体而吸纳和分流资金，避免城市一般居民住宅被炒作而带来民生方面的问题。

### （五）积极发展老年人数字投资服务业

目前，很多老年人的收入除生活开支外仍有节余，都希望有个保值增值的渠道，特别是富裕

阶层的老人对数字投资理财的需求更为强烈。随着老年人口收入水平的提升，老年人对数字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但目前，国内居民的数字投资渠道很少，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数字投资渠道、投资服务更为不足。近年来，老年人参与数字投资的热情持续高涨，相关现象屡见报端，这都说明国内老年数字投资需求供给严重不足，以及由于缺乏专业的数字投资服务而带来的盲目性。因此，积极发展老年数字投资服务业，也是发展老年经济的重点内容，并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价值。

一方面，要推动基金、证券、保险等数字金融投资客户服务细分化。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金融投资业务都不断向信息化方向发展，这为年轻一代投资者带来了极大便捷，但也使得对信息技术并不熟悉的老年群体在参与投资活动中渐显弱势，而一些老年投资者的投资欲望和实力都不比年轻一代差。因此，各类数字金融机构应在客户服务上进行细分，强化针对老年投资群体的专业服务，指导和服务老年人参与数字投资理财；同时还要针对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开辟更加便捷的数字投资渠道，开发更加简单的操作流程和投资工具，为老年人创造更加人性化的数字投资理财平台。

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老年数字投资理财咨询业务。近年来，针对老年人数字投资理财的诈骗犯罪呈高发态势，同时一些老年人盲目跟风进行各种炒作，导致了经济损失，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影响。实际上，老年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是最弱的，因而指导、引导老年人理性进行数字投资、规避数字投资风险显得极为必要，这也是无暇照料老人的年轻子女所乐见的。因此，应加快建立针对老年投资群体的专业化数字服务机构，开设各类数字投资理财课程，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加专业的数字投资咨询服务支持，推动其合理、理性进行数字投资理财。

#### （六）逐步推进老年人“数字再就业”

据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目前有大量离退休科技人员，其中多数老年人身体健康、具备专业技能，有能力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多数老年人非常愿意回归社会，他们经验丰富，甚至比年轻人更敬业，而且并不太计较报酬，更多的是体现自我价值，实现快乐养老。尽管目前我国仍面临一定的就业压力，但“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逐步推动老年人数字再就业，让老年人继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数字劳动，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社会伦理和经济发展的双重需要。着眼未来，我国应逐步推动老年人数字再就业。

一是要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建立老年人数字再就业的劳动、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强化政策引导，规范数字用工和就业行为，促进老年人数字再就业有序推进、规范发展。譬如，可以对雇主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对老年劳动者提升其养老金比例；签订灵活性更高的短期或临时性数字用工合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数字劳动的基本权利，譬如工伤保险、工会权利等应与普通员工相同。通过政策法规支持老年人数字再就业，也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譬如在荷兰，如果雇主新雇用年龄超过55岁以上的劳动者，将免除他们支付的保险费；在瑞典，当老人参与数字工作达到一定年限，养老金会相应增加；日本则专门出台中老年劳动者数字就业促进相关法规，鼓励和保障老年人数字再就业。

二是要加强数字就业培训。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新的思想、理念、工具和数字就业模式不断推陈出新，老年人如何适应社会变化和数字就业需求至关重要。政府部门、企业雇主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老年雇员开展有针对性的数字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其岗位胜任能力，帮助老年人掌握数字工作技能，更好地参与数字经济活动。

三是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以促进社会共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种针对老年人而展开的数字经济活动命名不一，对其内涵的界定也有不小差异，有观点从产业属性角度对老年数字就业相关产业进行划分，也有观点从市场构成角度提出老年数字就业市场的范畴，这些观点各有支持者，但从数字经济视角看，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更为贴切。在国内推行老年人数字再就业，在思想、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是重大课题，及早探索厘清十分必要。

#### 四、小结

综上所述，面对日益深化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我国政府在履行养老保障社会责任、夯实老年民生基础的同时，更需以经济视角与发展眼光主动破局，将数字经济作为撬动老年经济转型的核心抓手。只要坚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秉持“数字价值赋能”的核心主张，依托数字技术的创新驱动，推动实物价值与数字价值协同共生，全面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与数字时代的精神需求，

我国就一定能将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经济发展机遇，早日迎来老年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这不仅能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注入新活力，更能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进老年群体福祉、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 (美) N. 格里高利·曼昆. 经济学原理(第8版):宏观经济学分册[M]. 梁小民, 梁砾,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3] (美)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19版)[M]. 萧琛,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4] (美)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第4版)[M]. 黄险峰, 张帆,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5] 林左鸣. 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6] 邬贺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5): 5-23.
- [7] 魏礼群.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8] 熊必俊. 老龄产业——一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兴起的特殊产业[J]. 人口研究, 2001(2): 56-61.
- [9] (美)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10] 张车伟.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J]. 人口研究, 2007(1): 1-10.
- [11] 周志坤. 中国正在快速变老[N]. 南方日报, 2008-11-09(A02).
- [12] 程勇. 21世纪的朝阳产业——老龄产业[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1.
- [13] 顾鉴塘. 老龄问题与社会发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4] 姚平, 林左鸣. 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我国老年经济发展研究[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 108-115.

#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Industrial Model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China's Silver Economy

FENG Yux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entury Colleg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1010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is accelerating continuously, an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nsumption demand of the elderly group and market suppl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eveloping the old-age economy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respond to the aging challen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ultivating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Relying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as well as platform carriers, the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the old-age economy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s of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re categories of digital consumption and digital services, starting from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logic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ts empowerment to the old-age economy, analyzes the direc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age economy's industrial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age economy from a "material supply-oriented" model to a "material and digital service collaborative-oriented" model through the upgrading of scenario digitalization, service personalization and value diversific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logic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ld-age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Old-age economy; Enabling mechanism; Industrial model; Population aging